



晋城市文化发展研究会 出品

# 明日公社

王之鸿 主编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会员委员会



主任

副主任

委员

委员

明日公社

王之鸿 主编

2006.9

市文化发展研究会 出品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 明日公社

---

- 主 编 王之鸿  
出 品 晋城市文化发展研究会  
地 址 晋城市泽州路 1278 号市物资大楼 6 层  
邮 编 048026  
网 址 [www.mrsl.com.cn](http://www.mrsl.com.cn)  
E-mail: [mrzy931@sohu.com](mailto:mrzy931@sohu.com)  
出 版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社 址 香港铜锣湾邮政 31130 号信箱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10 千  
印 数 2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62-8839-45-4  
定 价 38.00 元

5 晋城大槐树

网络销售

[www.mrsl.com.cn](http://www.mrsl.com.cn)

这是一支青春洋溢的团队

这是一面激情燃烧的旗帜

痛苦的理想

沉重的责任

独立的人格

## 本书编辑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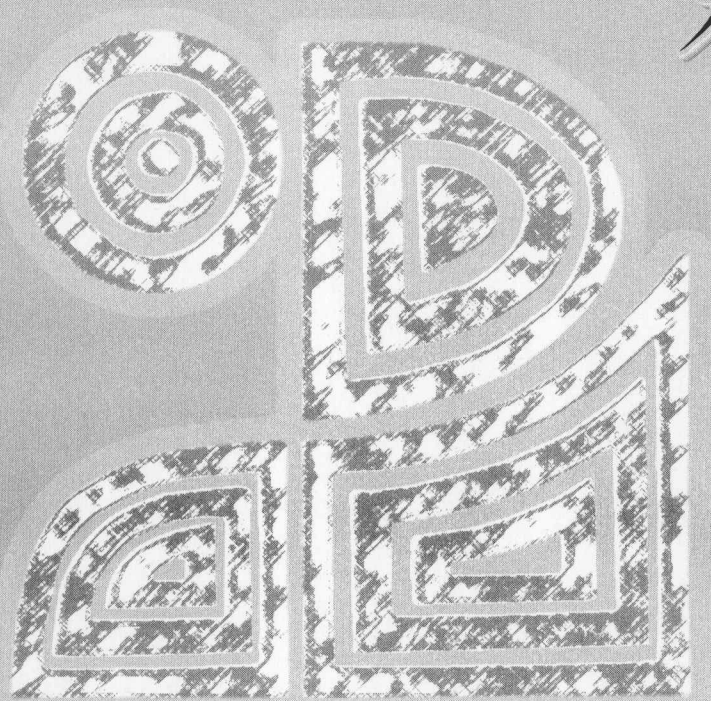
主任:赵学梅

副主任:张秋旺

编委:卓然 刘伯伦 李慧英 段永贤

王之鸿 谢红俭 张治中

沙龙卷







# 王之鸿

## 远行者

文化发展研究会静悄悄地添上了第一圈年轮,在抗击“萨斯”的硝烟里。

《明日》杂志封面上方,那个奋足而进的远行者,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思考与脚步,虽然他的声音似乎略显哑哑。

远行者的跋涉里负载了太多的期望与梦想。

头上的一点,无疑是他心中眼前的“明日”——出发的原点也是向往的归宿;连起略为前倾的身躯,成为“晋城”拼音的字头“J”——那爱的深沉的家园;当它抬腿劲奔之时,成为“文化”的“文”字——自己情之所系的耕耘和追求。

此刻,“发展”的意蕴业已跃然而出!

每每惊叹于这一标识与研究会的天作之合。然而,我更珍爱它的另一种普通的意蕴:简简单单的红黄蓝三原色,构建起了那么丰富、深刻、精彩的世界!

与“晋城市文化发展研究会”这个正式的称谓相比,或许更多同人与我一样,更喜爱“明日团队”甚至“明日”这样简明的别号——明日团队的丰富、深刻与精彩,就因普普通通的你我他相互支撑而凸起,共同奋力以远行。

社团作为一种自愿性组织,往往与人们日常的精神、物质生活关系更为密切;它与单位的本质区别,很大程度上就是生存与生活之间的区别。正是因为不同和更

高层次的欲望与追求,吸引推动我们自愿融入到更广泛的社会合作与交换网络之中,由此服务社会,提升自我,发现和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

明日团队竭力为之打造多样化的平台,热望每一个分子都能由此迸溅出自己的熠熠光华,在服务社会中提升自我。《明日》杂志,《明日沙龙》网站,明日所开展的一切工作与活动,无不着眼于斯,着力于斯。同人们一年来的积极投入与辛勤努力,既和团队在风雨兼程里得以共同发现、发展和创造,又与团队之间在风雨同舟中得到更深的了解、理解和认知。

明日珍视自己的每一个分子,同样真诚期待任何一个新分子的到来。通过《明日沙龙》网站及《明日论坛》这样的平台,《我眼中的晋城》“神利杯”有奖征文类似的活动,一个个激情似火,理性如冰的同人刷新着明日的视野,明日的肌体内不断灌注奔流着新鲜的血液。

然而,回望来路,放眼前程,文化发展要闯过体制与市场两道关卡,我们自身的准备和转变都还远远不够,还有太多泥泞坎坷曲折艰难等着明日的脚步,需要我们每一个同人不止积极投入还要主动牵引,不仅辛勤努力还要睿智破解,才能推动明日和自我不断前进与提升。

我的目光又投向那个奋足而进的远

行者。

当你由下向上凝视时,又变换了一种新的模样与意蕴:黄色是朴实的土地,蓝色是汹涌的海洋,红彤彤的明日代表辽阔的天空。

“比陆地更阔大的境界是海洋,比海洋更阔大的境界是天空,”——我希望这句哲言的最后一句,可以在远行者的足下改为——“比天空更阔大的境界是明日同人的追求。”

## 感谢“二萨”

换岁以来,最吸引世人眼球的无疑是“二萨”——萨达姆氏和“非典”萨斯。

伊拉克战事之前之初,我的心一直为伊拉克人民流泪滴血。一边是恶贯满盈的独裁者,高张着国家和民族旗子;一边是霸道蛮横的入侵者,却展示着跳出水深火热的诱惑。是该为了名义上的尊严拥护独裁者,还是为了实质性的解放欢迎入侵者?两难哪,伊拉克人!

剑拔弩张之时,萨达姆政权为向全世界展示举国上下的支持和团结,举行了一场绝对空前也许绝后的总统选举,圆满达到了预期目标——唯一总统候选人萨氏获得了百分之百的选票,可谓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然而,伊拉克人既没有以炸毁桥梁道路和重要设施来阻击入侵者,更没有以决战和巷战来保卫独裁者,令许多军事专家大跌眼镜:怎么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民心的向背决非一夜之间易位。萨氏深得独裁统治首当“防民之口,胜于防川”之三昧,采取株连九族的铁血恐怖灭绝不同声音,即使身在国外的伊拉克人,也须虑及自己国内亲友的安全而不敢妄言一字。百分之百的独裁就这样“完美”地显示为百分之百的“民主”。两难的伊拉克人其实并不太难,作为局外人的我眼里是一个坏的独裁者和一个坏的入侵者,而在处于苦难之中的他们眼里,却是一个坏的入侵者和一个更坏的独裁者。他们不愿为独裁

者毁坏自己的家园,更不会无谓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是以拉倒独裁者巨型雕像的欢呼,为萨氏百分之百的“民主”与支持划上了绝妙的注脚。

这使人们想起一位叫霍姆斯的美国大法官,他坚信百分之百的“民主”不是民主,在别人都同意的时候总是独持异议——他的理由是:民主和法治需要异议,有异议才能考虑周详,有异议才能集思广益,有异议才能造成进步。因而他持有异议时其实可能倾向赞同,但就是要表达不同意见,给大家新的思路 and 更周全的思考。就像我们在把可行性研究做成可批性论证的同时,一些聪明的老板上项目要做的却是不可行性研究论证,与前者相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失误的可能。

萨氏卸妆之后萨斯(SARS)登场。其实这场灾难已更早到来,只是由于媒体的压制,没有引起眼球的关注而已。国人普遍认为,如果说非典型肺炎在广东登陆是一场天灾的话,那么向全国蔓延纯系人祸。

以北京为核心的华北五属继广东之后沦为“非典”重灾区。华北首例非典患者是我们山西老乡徐丽,据报道,在整个染病发病治病过程中她最大的不满正在这里。二月到广东出差时,她和家人十分慎重对待听到的非典传闻,通过报纸、电话、网络进行了认真的信息搜寻,然而得到的

结果无一例外是“平安无事”。即使到了广州,的哥传达给她的仍然是一派“莺歌燕舞”。而我们后来知道,此时广东疫情已经十分严重。

徐丽感染后,到太原、北京的知名医院求医,医院居然对广东已经泛滥的非典没有一点资讯,这也是医护人员感染较多的重要原因。当已经发生了较大传染,徐丽丈夫给南方一家影响较大的报社打电话,希望向社会发出警示,宣传非典知识,而对方还没听完就挂了电话。当非典患者不断增加,疫情已经扩散到华北各地之时,我们的部长大人却在重复平安无事、莺歌燕舞的谎言。徐丽沉痛地写到,“可怕的无知、可恨的盲从!如果,新闻资源被很好地用到宣传 SARS 知识上,那该多好啊。”

终于,一位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老军医蒋彦永拍案而起,揭穿了“皇帝的新衣”。遗憾的是,披露真相的不是蒋医生更早提

供消息的国内中央级媒体,而是失望之后才转而联系的境外传媒。

萨斯戳痛了中国新闻业的软肋,萨斯让中国新闻人羞愧无地。面对萨斯,痛定思痛,多家官方媒体不约而同发出了大力实行新闻改革、切实保障信息畅通的强烈呼吁——只有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如果说苦难是人生的老师,那么灾难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好的学校。在非典肆行的日子里,可以真切深切地感受到:我们的政府如此富有效率和亲和力,我们的人民这样富于责任感和凝聚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加热爱人生更加努力……“非典”在带给我们深重灾难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厚馈赠,它是如此深刻而广阔地刷新着我们的国家和我们自己。

冲击——思索——变革——

难道我们对“二萨”还要各斋一声“感谢”吗?

## 区县重组 壮大晋城

泽州县建城正在紧锣密鼓地运作。

的确,“有县无城就是苦”,“没有县城申房檐”,能够也应该赢得大家的同情与理解。尤其跨入新世纪的第一年,“老大”地位就被阳城赶超后,更增加了泽州县的失落感和紧迫感。退一步讲,即使没有改县而还是原来的郊区,没有自己的城也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

笔者在 1996 年泽州改县时写过一篇短文《名缘与新县》——

一个新县,一个新县已经跃上地平线!

也许设县不尽合理,其县名更多惹非

议,但它毕竟是现实的了。

新县之前身晋城郊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乡镇企业产值省内已“四连冠”,综合实力位居山西“十强县”之首。论村,论镇,都有一些值得骄傲(至少在山西)的地方。然而,谁代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水平?无论“百颗星”还是“第一镇”都不能与普通县份的县城相比。正如一个只有山体庞然而无山峰卓然的低丘。

面对今天“行政区经济”的强大磁场效应依然有增无减的国情,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生产要素的集聚与整合。如山楂饮料

厂几乎在任何方面都应该不比陵川食品加工厂差,结果却是“渴望果茶”走红。虽然笔者没有机会深入调查,但陵川明摆着两条优势:内看位于县城,能够吸引或使用县级层次上最优秀的人才与员工;外望牌子响亮,宣传得力,这同样也是县级层次最优秀人才参与策划的结果。再加较多乡镇企业具有进城的愿望,但只有(市内)一流企业才能圆梦。假如有县城中心,更多二流企业都易进城发展并壮大为一流。庞然山体而无卓然山峰,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带来经济素质的攀升,反过来必然制约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张。

从这一角度看,改不改县还在其次,首要而紧迫的是经营县域经济文化中心。

笔者曾经较长时间在郊区(泽州县)工作,对其改县建城的苦衷深有感受,其动机和理由,都有充分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例如,四大国有银行只有一家农业银行,在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拉动成为经济发展的辕马的状况下,无疑受到巨大制约;例如,作为“区”不能设外贸机构,使本有的外贸份额不断萎缩。例如,没有交警队,领导出巡时缺少鸣锣开道,夹道敬礼的充分“王土”感……笔者觉得,从改县到建城,都是做泽州县这一方地方官的正确抉择。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本身政绩出发,似乎都是必应之着。一个50多万人口、2000平方公里的大县,无疑需要拥有自身的发展中心——一台呼啸的火车头!

从郊区及泽州县的角度出发,笔者是泽州县改县建城的真诚赞同者。然而,笔者又是泽州改县建城的坚决反对者。就在《名缘与新县》之前,笔者在《上升的晋城》一文中认为“市区”行政上指市的直辖区域,经济上一般也是城市依托的基础区域,对于晋城,不管政区如何变动,应将现城郊区及阳城县北留镇从经济建设的角度看作晋城中心城市的“市区”。在这一范围内,行政区划体制和城市拓展方向,必

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城市的发展壮大。对晋城如此孱弱的中心城市,更需要泽州县这支劲旅。

现在,“城区+泽州县”这种格局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中心城市发展的需求。从泽州县选择的县城方位来看,它不是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对中心城市的壮大难有大的推力,并且其地嫌狭,日后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将会真正成为一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造成巨大浪费,走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弯路。可以说,晋城市已经在郊区改县上错了一回,那么今天切不可在泽州建城上再错第二遭。

一方面,泽州县改县建城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一方面,从中心城市发展的角度又是不应当不可行的。这种尴尬局面的出现,完全是晋城市委、市政府的漠视、短视所造成的。市如果不站在市的高度统筹大局,县就必须精心运筹自己的“小局”。对泽州县改县及以“泽州”为名,大家多有看法和意见,但这不是泽州县的错,而是晋城市的过失!因为泽州改县须逐级上报,没有市府的同意和文件难以达于省部,而这样一件事居然市级班子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不清楚,可见一件重大事项的决策有多么轻率,多么马虎!

过去,对非议颇多的“泽州”县名,笔者曾写道:不过平心而论,泽州县决策者想找一个响亮气派的县名并没有错,省部更仅是例行公事。泽州当家的愿慷己之慨,挥手相赐,尔等草民自须闭嘴。然而,据说确定县名广泛反复征求了意见,但又据说连分管行政区划与地名的领导都蒙在鼓里,到底怎个“广”,么个“复”,真是鬼晓得。而现在,我市仍然沉浸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沾沾自喜中,对影响中心城市长远发展的这么一个重大课题视而不见,难道非要在走过更多弯路,造成更多浪费之后,才要今是昨非,迷途知返吗?

城郊分设是我国传统的市辖区设置模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新设

城市再没有用过这种旧有模式,并且越来越多的老城市纷纷对区制进行了大的调整。如太原打破城郊分设、城郊分割的格局,对区划重新运筹,形成了辐射型的市辖区格局;包裹市区的郊县连连裁省,连号称“华夏第一县”的无锡县(后改为锡山市)也被重新划分为锡山、惠山二区。当然,一些动作过大的,如广东为打造“第三城”,将佛山市辖下的四个县级市全部改为区,笔者也觉未尽妥当。但是,为促进中心城市的发展壮大,调整其依托的基础区域(甚至基层区域)的区划格局,无疑成为至关重要的手段,也是近几年行政区划调整的大趋势。对于晋城来说,长痛不如短痛,小调不如大调!

对于合理的调整方案,笔者认为有两种可供选择:

一是城区、泽州县合并为凤台区。区县合一可以减少一套机构,也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财力上还较为宽裕,将多余的办公房产进行拍卖,一律由财政收回,用于旧城改造和新工业园区建设。既然临汾、晋中市可以单设一个区,晋城也完全可以管理好。并且,过去榆次、临汾也经过了市、县合并的过程,最近佛山市的城区、石湾区即与原南海的南庄镇合并设置为“禅城区”。“二合一”也易操作。只是晋城县区较少,恐怕谁也不愿减掉一个发帽子的地方。只要不是上面压下的任务,我市也难有这样的魄力。但它在当前确实是一个最佳的方案,同时合乎人们情感的凝聚,例如,城区要出面组织外地城区籍人士的聚会,泽州籍的大概不会不满:人家是城关的嘛,咱别的乡镇不见得去。而泽州县出面组织类似活动,城区籍的就会不满:都是晋城县的嘛,怎么就丢下我们?

这个方案还可以有一些变通,如将北石店地区划出,单独设一个市辖区,这个区可以非常精悍些,既以相称的权威促进与城区相向发展,又留下一个“区”的编制。莱芜市便是类似格局,莱城区领有大

多区域,划出一个很小的莱钢区。——由于晋城近中期城市空间的主要拓展方向应当是由市区连系北石店,这种大小区制足以担当所面临的任務。

二是城区、泽州县撤掉,重新划分为两个城乡均有的市辖区。笔者认为,这块地方设两个县级政区,比较理想的是划为西南(包括城关)、东北两块,肥脊较均,水系上也相对自成单元。但这般划错过了两次机会,一是设市之时,可将原晋城县域析为凤台、丹川二区,后者驻北石店;二是郊区改县,倘将金村作为县城,亦存如斯划分的余味。何况,泽州县先是开发了凤苑小区周围的一小块,现在又开发了凤城小区一大块,如果再另行开发不相关的一块,心理和财力均难承受。

实际些易于操作的话,应将建成区分分为二,设凤台、丹川二区,都驻市区,丹川区以区医院——汽车站——上攀——郝匠——二圣头以东以北为界,设新的东街办事处和开发区办事处。该区建成区较小,但东至金村,北至北石店是城市以后主要的发展方向,将来城区规模亦不会小。该方案优点是两个区的构架比较稳定,缺点在于不如合并设置一区易于整合各方资源要素,没有各种后遗症,更能推进中心城市的发展壮大。

最后,我想将一位学者型领导的话送给我们的城市的决策者们:“地区之间的竞争,是主要领导者科学思维的较量!战略选择意味着抛弃,意味着痛苦,敢于选择痛苦,甚至提前担起下一届的痛苦的人,愿意采取重大而艰难决策的人,才是真正了不起的人。”

期望泽州之痛不会再推下去。

王之鸿:晋城市文化发展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新闻社山西分社副总编,原《发展导报·现代晋城》专刊总编辑,编著有《上升的晋城》一书。

Email:mrzh81@sohu.com

# 王天亮

## 美丽而又丑陋的陵川人

陵川这个小县城蜗居在晋城的东南城，一直就这样地没有被人们关注过。似乎世人也不知陵川，陵川更是不知道世界。但是说起历史来，陵川自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置县至今，经历了1400多年的沧桑，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勤劳的陵川人们究竟在这篇神奇的土地上面创造了怎样的财富，留下了多少值得人们骄傲的文化遗产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大家尽可以有空的时候，到陵川来看看，亲身体验一下。

陵川人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木讷。多数陵川人均不善言辞，你很少能发现几个侃侃而谈的陵川人。这里山高坡大，一年四季气候温和，独处太行顶端的人们把交流看作是很庸俗的事情。印象中，农忙季节，多数家庭只是默默辛勤耕作，妇女老人和孩子一起在地里面刨食粮，把自己对于未来的期待一股脑地全部种在地里。的确，“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就是陵川人的最大理想。陵川人守家的原因似乎很简单，历史上黄河多少次泛滥决口和改道，一次次将河南人的庄田和梦想摧毁，可是在这里根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可惜的是这里能够分配给每个人的地很少，且多数为山坡地，产量有限。于是他们就不得不穷挣扎，拼命来填饱自己和老婆的肚子。

陵川这个地方本身也分化成许多的地域性格，平城这个小镇上的人们，很是引人注目。也许是这里接近长陵公路的缘故，老百姓过的很实在，很经济。在陵川其他地方的人们还不知如何做生意的时候，县城里面买冰棍和报纸的市场就被他们占领了。但长期浓重经商氛围，并没有给这个小镇带来繁荣，却中伤了这里的文化。走在平城街上，依旧能够感觉到这里属于所有陵川人共同的宁和，但那里几所学校已经没有了学生读书安静的书桌。奔忙在时光中的年轻人再也没有了90年代依靠冰棍就能糊口的勇气。这个小镇上历史悠久的一所老中学，曾经出过几个南开的学生，比如现在在山西日报就职的侯红武，但当急功近利的思想席卷袭来时，这里的招生都成了问题。靠近晋城的礼义、附城和西河底等地的人们则更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县城一中近几年成绩好的学生多数来自这里。连他们本地的高中也没有出现枯竭的现象。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指引着当地人们生活的发展和演化。上述的几个地方在陵川是经济相对发达的，他们从心底就看不起比如夺火或者更边远山区的人们。于是就称呼他们为“卤疙瘩”。并且把一个颇有歧视的故事强加给他们。故事说“卤疙瘩”扛着长杆进城，到了城门口了，竖着进不去，横着也不行，于是只好

把杆弄断了。上学时常有同学们用这个故事时不时引起大家的笑声。

其实在古郊六泉马屹裆，夺火衡水西南仓等地的人们也许才更典型地代表了陵川人。这里山高沟深，元好问在其诗的序里曾说，“陵川在太行之巅，盖天壤间清凉境界也。”说得就是这里。多年来交通的不便，使得这里的人们很少有机会走出大山，见识外面的世界。这里现在仍旧常见垒石为屋，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鸟鸣鸡叫相呼应，日出作而日落息。封闭使得这里的人们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他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伺候着生活和自然，还有当地的官员。鬼神之说在这里似乎很盛行。几乎每个村子上都有依靠风水为生的人，并且得到人们的尊重。有村民甚至能和他们攀上亲戚而感到自豪和幸福，从而安全。举一个例子也许就能够说明问题，当地的人们偶尔被蛇咬伤，这时如果及时，他们会先送到懂得“医治”的人这里，肯定不是医院。我以前怀疑这些人的能力，但是亲眼见了几次之后，感觉他们并不是只是拿水随便吐几口的，而是有草药和一些科学的方法。他们自然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对生命的敬畏，使得这里人们还浓重地保留着乡风乡俗。但生活变迁的愿望也在这里不断生长，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甚至成为了人们热论的话题。于是也有部分陵川人走了出来。

陵川人辐射的范围很有限，大概只有晋城和长治，少数人也到了辉县等地。走在城市的街道上，陵川人似乎有一种潜意识中的自卑。他们多数木讷的表情和阳城人的精明细致、高平人的开怀畅饮、泽州人固有的大爷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触到陵川人的都说他们很安全。我不知道安全意味着什么？不偷不抢，不欺骗，还是其他？曾经有几个歹徒夜晚闯进陵川一所中学盗窃，事后警方只用5个小时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但就在报警之前，学校的老师就已经和罪犯讲和了。这也许是陵

川人性格的最好诠释——一切只求天下太平，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们不愿意把人推向绝路，总是想着为别人留点什么，其实是他们想为自己留点什么。即使是侵犯自己的歹徒，还有很多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可惜谦让并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祥和和安宁，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陵川的发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其主要成果都表现在旅游业上。但是这也正是能够看出陵川人性格的地方。在这里，处理一切事情都是被动的。著名的锡崖沟就是最好的说明。“东有马东岭之屏障，西有白桦山之阻隔，北有王莽岭之险峰，南有青峰巍之对峙。四山夹隙之地称曰锡崖沟，因地形险恶，绝路，沟人多自给自足，自生自灭。偶有壮侠之士舍命出入。”这是陵川县县志里关于锡崖沟的一段。祖祖辈辈与世隔绝的锡崖沟人，对于这条路，有过太多太多苦涩的记忆。当地的人们把称呼锡崖沟为斜沟，也有无法通行的意味。闭塞的极点，这里的人们才想到了要修路。

如果和河南人相比，陵川人显得那么的拘谨。陵川的大山哺育着河南的一些著名的旅游景区，比如声名鹊起的云台山。当陵川尚且不知道旅游为何物的时候，河南人已经动手争夺资源了。比如现在陵川知名的景区大家可能略知，但还有一些没有被看重的，比如昆山。斯山位于山西省陵川县东部古郊乡境内。由此再往东去，不出3公里即是河南省辉县西界。太行山南北横亘数千里，本已十分壮伟，及至到了陵川昆山之地，更是峻及于天，呈现一种天大之象。近年来，河南辉县人民已在陵川昆山东邻就近建起了南坪与郭亮两处太行山地旅游风景区，只不过这两处风景区已在昆山襟下，景色也大不如昆山主几腹地精彩。但是山下辉县开发正酣，山上陵川才开始起步。河南人说云台山风景区，已发现一处我国大陆落差最高的瀑布，其高约为300米左右。其实这云台山

的300米大瀑,原来就是陵川县夺火乡的琴泉河流下去的。这几年旅游事业发展了,常在这里能看见河南人在看守他们的旅游区,彼此之间争夺战也时有发生。去年陵川发生的旅游事件,并不是陵川人不注重安全,而是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安全的问题。

## 站成秋风中的一棵树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很少有诗人把秋天写得如陶渊明这样的开拓。在许多文人的眼里,秋天是那样的凄楚。连李白也在秋风中吟诵:秋色无远近,出门尽寒山。秋之状,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气凛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顾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奋发,也难怪诗人们了。只是还有人在这样的寒夜里潇洒,“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末世的杜牧不禁在秋夜长叹了一声!

其实秋是美的,只是美得深沉,美得寂寞,美得苍茫。它不比春欢笑娇艳,不比夏热烈飞扬,也不比冬柔和沉醉。但秋有黄昏的颜色,有沉思的表情,有眼泪的气息,有相念的心绪……它宽广辽阔,天高地迥;它风轻云淡,月明星稀。这种自由而空灵清虚的秋意,自会荡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深深地起伏流动着,时而平静安详,时而汹涌激烈。

苏东坡怅然写道:“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其实,他似乎还没有看到花谢后的重发,等待中的执着。因为有明日,所以有希望。

太阳照常升起,注定每天不同。这是一种态度。

但是走在陵川的大街上会感觉很是祥和。徐徐而来的凉风,擦肩而过的悠闲,偶尔一声清脆的叫卖声,耳边移动着地道的陵川乡音。陵川人说话很悠然,一个字要在嘴里盘桓之后,方吐出来。巷口倚门的姑娘,很是憨厚的微笑,但绝对地甜蜜……

明日在看社会,看天下苍生万物。自己是精英还是平民,自己想做精英还是想做平民,自己站在精英一边还是平民一边,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不能坦然。但明日的态度似乎是明朗的。在这秋天,明日站成了一棵树,带着满身的金色,近乎固执地在风中。对于我们的社会,精英仍是引导他前行的创造性力量,对精英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平民们也多心向往之;而说到底,平民是一个民族社会最为粗朴本真的力量,对于平民生活的尊重和接纳,是保证人生健康平易的重要方式。

秋天里,大胆地喊出自己的主张。明日愿做先行者,愿做孤独夜晚的守夜人。我们主张走平民化的精英路线,就是要弥合精英和平民的界限,在精英与平民之间寻求平衡。但我们不是来做和事佬的,因为我们表达的是一个现代人的信念。每一个现代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交流中,要超越他的阶层、他的职业或事业,表达良知、理性、公正和尊严。那种固守本阶层本部门利益,对他人利益视而不见的人及其行为,注定要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审判。

所以我们提倡一种公民精神,基于责



